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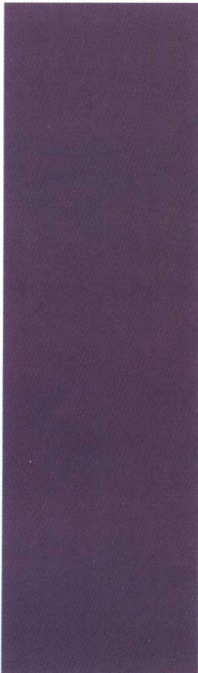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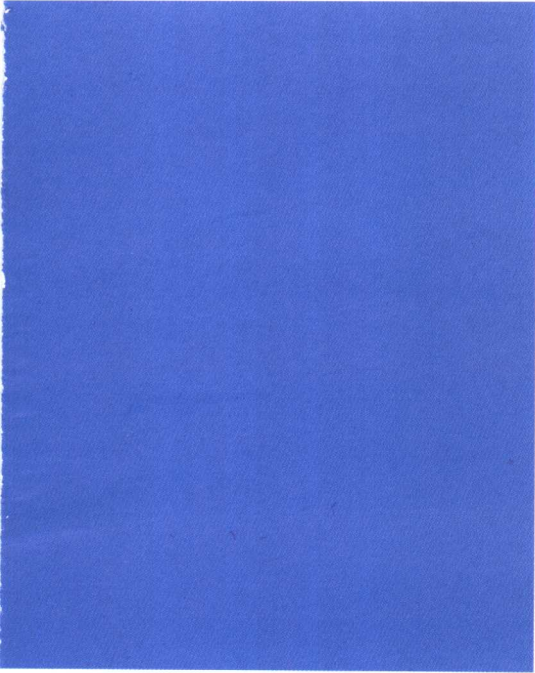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旅游 民族学

刘 晖 著

民族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旅游民族学

刘晖 著

责任编辑：杨 青

责任校对：郝 杰

装帧设计：李 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旅游民族学/刘晖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4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ISBN 7-105-07642-9

I. 旅... II. 刘... III.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资源开发-研究-中国 IV. F5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467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6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3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985工程”资助项目

 民族出版社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编委会名单

主 任：杨建新

副主任：马曼丽 牛汝极

编 委：王希隆 王洲塔 杨 青
孟 楠 徐黎丽 黄显辟

序

杨建新

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兰州大学几位青年教师就开始了西北少数民族历史和西北地方史的教学和研究。那时候搞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资料缺，经费更缺，形不成力量，但几个年轻人对此兴趣很浓，抱着咬住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拳打脚踢，立志要在民族研究方面做出一番事来。好日子不长，没过几年，一场文化浩劫袭来，一折腾就是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机会：那是70年代初，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国务院安排一些学校抽人力组织编写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史书，西北几个院校接受了这一任务，着手编写一部《沙皇俄国侵略西北边疆史》，兰州大学承担了1840年以前中国西北边疆历史、民族、边界等问题的研究。这个任务促使学校抽调一些原来搞过西北少数民族研究的教师及有关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投入了研究工作。以此为契机，兰州大学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工作，在中断了六七年之后，再次得以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驾着改革开放的风帆，激流勇进，驰入了民族研究的主航道。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取得了民族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了民族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1年兰州大学成立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并被教育部批准，与新疆大学联合建立“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

研究中心。2002年西北少数民族研究又被列入兰州大学第二期“211工程”建设项目。

研究基地的建立和入选“211工程”，为兰州大学少数民族问题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十分优厚的环境和条件，使兰州大学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至今已经建立起了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职科研队伍；形成了培养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体系，每年仅在校博士生即达50余位；形成了以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为特长，全面研究西北少数民族问题为特色，以及研究民族学、民族理论各方面问题的学科群体。

随着学科的发展，我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的成果日益增多。目前我中心已经组织了《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共13部）、《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研究丛书》（共10部）、《中国民族学丛书》（共6部）等系列专著，并已陆续出版。根据我中心目前情况，我们又组织了另一套丛书——《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拟将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的有关学术著作及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经过筛选，编入《文库》正式出版。本《文库》是一个研究性的、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她有起始的时间，但不一定有终结的时间，只要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学术上繁荣昌盛并长期存在，我们这个《文库》就会不断有新著加入。我们希望《文库》能为中国民族学学术繁荣和创新做出贡献，既是展示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成就的一个平台，同时也能成为培养民族学新生力量的摇篮。

祝愿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祝愿中国民族学学术研究繁荣昌盛！

2003年6月于兰州大学

内容提要

从民族学角度考察旅游与中国社会是近年来的一个新趋向，其既体现出学科间的交叉互补又反映了时代发展对学术研究提出的现实挑战。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旅游民族学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成果有限，还未能形成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它还仍是一个有待学者们不断进行探索的新领域。基于这一现实，作者写成《旅游民族学》一书。全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景介绍。全面描述了现代旅游产业的社会背景，国际旅游业和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概况，旅游与民族学的学术渊源，当代旅游与旅游研究的概貌及西方旅游民族学的研究状况，并在纵览中国旅游民族学探索历程的基础上，对中国旅游民族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对策。第二部分是导论。该部分的目的在于要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旅游民族学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性描述。故此，作者对民族学视野中的旅游现象进行了阐释，对“民族旅游”——这一在旅游民族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理论价值的概念进行了单独的论述，对旅游民族学的研究视角、定义、特征、意义及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三部分是旅游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旅游活动由四个最基本的要素构成，即旅游者、客源产生地、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业，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旅游运行最必要的条件。作者围绕这四个因素，从民族学的视角对旅游现象和旅游活动开展



旅游民族学

研究，重点讨论了游客与旅游、旅游目的地、民族学与旅游业。第四部分是民族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的案例研究。作者遴选了西北和西南八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旅游地，力图通过不同的案例就民族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变迁问题进行研究。



目 录

第一章 旅游与民族学	(1)
第一节 旅游产业的背景描述	(1)
第二节 当代旅游研究概貌	(11)
第三节 西方旅游民族学研究简述	(14)
第四节 旅游民族学中国化的探索	(20)
第二章 旅游民族学导论	(30)
第一节 旅游的民族学解释	(30)
第二节 民族旅游	(38)
第三节 旅游民族学的研究视角与定义	(56)
第四节 旅游民族学的学科特征与意义	(60)
第三章 游客与旅游	(66)
第一节 旅游的出现与旅游需求	(66)
第二节 旅游动机与游客的分类	(84)
第三节 现代旅游的仪式性指喻	(92)
第四节 旅游主体与旅游“跨文化”行为	(103)
第五节 旅游行为的真实性问题	(115)
第六节 旅游者的凝视与后现代主义	(125)
第七节 小结：旅游对游客的影响	(129)

第四章 旅游目的地	(135)
第一节 旅游目的地	(135)
第二节 旅游对目的地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144)
第三节 文化的商品化问题	(158)
第四节 旅游与民族认同、地方文化再建构	(165)
第五节 少数民族妇女与民族旅游	(178)
第六节 民族旅游地的城市化问题	(188)
第七节 民族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的模型建构	(204)
第八节 管理与调控：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13)
第五章 民族学与旅游业	(231)
第一节 旅游建构中的权力博弈	(231)
第二节 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分析	(240)
第三节 旅游景观的符号价值与旅游吸引力	(246)
第四节 民族旅游开发的影响因素与模式	(250)
第五节 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262)
第六节 民族学与旅游规划	(282)
第六章 民族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的案例研究	(302)
第一节 旅游浪潮下东巴文化的命运	(303)
第二节 丽江古城的变迁	(315)
第三节 泸沽湖畔落水村：旅游与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存	(328)
第四节 青海互助小庄村：一个土族自然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345)
第五节 生态博物馆和民族生态旅游接待村	(357)

目 录

第六节 民族旅游地宗教生活的世俗化倾向 ——以西双版纳勐罕镇曼春满村佛寺和 甘南夏河拉卜楞寺为例	(384)
参考文献	(393)
附录：关于注释的说明	(425)
后 记	(426)

第一章 旅游与民族学

只有将旅游现象置于社会发展的“语境”中去考察，我们才能理解旅游这一独特社会活动的本质。本书首先就现代旅游产业的社会背景进行描述，勾勒国际旅游业和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概况。然后，交待旅游与民族学的学术渊源，对当代旅游与旅游研究的概貌，西方旅游民族学的研究状况予以简介。并在纵览中国旅游民族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中国旅游民族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第一节 旅游产业的背景描述

正如罗伯特·朗卡尔在《旅游及旅行社会学》一书中所说，“自有人类就有旅行”。自从原始人动身去寻觅为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充饥与遮体之物开始——这往往需要长途跋涉，旅行（Travel）就一直存在着。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旅行活动一直在增长，人们为了贸易、求学、宗教信仰、经济领域、战争、迁徙和其他一些同样有强烈吸引力的目的而外出旅行。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时期里，旅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旅游（Tourism）则显然是20世纪的现象（威廉·瑟厄波德，2001：4）。因为只有工业或现代社会，旅游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历史学家们认为，大众旅游



产生于产业革命时的英国，是伴随着中产阶级和相对便宜的交通方式的出现而兴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商用航空业的诞生和随后 20 世纪 50 年代喷气式客机的发展标志着国际旅行的快速增长和扩展。这种增长导致了一个重要的新兴产业——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关注旅游业，因为它不仅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而且还是一个赚取外汇的途径。目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参加联合国的世界旅游组织，区域或边远地区旅游的局限性正在逐渐消失，旅游已成为全球性的活动。

国际旅游与全球化

现代旅游的发展与国际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于乘更为便宜的游船和飞机旅行人数的增长，加上低价格包揽式假日旅游的出现以及政府积极促进国内旅游产业发展的计划，国际化便成型了。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在战后到 20 世纪末半个世纪中，国际旅游活动从战后初期 1950 年的约 0.253 亿人次，发展到 2000 年的约 6.98 亿人次，增长了 27 倍；国际旅游收入也从战后初期 1950 年的约 21 亿美元增长到 2000 年的约 4760 亿美元，增长 225.6 倍。^① 旅游曾经是富者的特权，不过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中产阶级所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在 20 世纪，闲暇已被平民百姓普遍享有，并且构成了我们生活经历中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后现代主义者对国际旅游业增长的进一步解释是，围绕着符号与意义的个人生活方式的认同是与不同的闲暇和消费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出国旅行被看做是富裕、复杂性和富于探险精神的象征。外国的风景、气候、烹饪和风俗为人们提供了新的领域和许许多多的机会——考察‘性’

① 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旅游学概论》，54 页，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与风俗，过一段特别异想天开的生活，以及假定自己在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环境下扮演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角色”（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2001:314）。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发展，“文化”也被包装出售给游客（以古代遗迹、仪式礼仪以及民间风俗的形式），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被作为商品向游客出售（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2001:312）。

自20世纪70年以来旅游目的地也开始全球化了。那些富裕的国家仍然是游客的主要目的地——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占据了旅游收入排行榜中的前几位，尽管它们的排名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不定。同时，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游览者的目的地上，还是在旅游收入方面，都呈上升的趋势，截至1989年，分别达到21%和26%。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尤为成功的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文莱等国的外国旅游者的人数已翻了一番。1994年这些国家共接待了2500万以上的游客（WTO 1995:72）。而1996年中国的旅游收入成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比1995年增长了20%，在全球观光者接待方面的排行榜上名列第九。

世界旅游者本身亦已全球化，在这种意义上，现在不断增加的、大量的环球旅游者主要来自较为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94年，由世界旅游组织（WTO）排出的全世界旅游消费人数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有13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名列其中（WTO，1995:14）。而且，这绝不意味着所有这些“新”的旅游者都想游览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美丽风光，虽然许多人已这样做了。取而代之的是，为数众多的游客者选择去游览那些位于他们所在地区其他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2001:315~316）。

国际观光旅游已成为一种全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一种无法逃

避的“国际事实”(Lanfant, 1995: 25)。实际上它已影响到所有的国家并渗透到大多数国家内部的宗教与地方社区中去。不像其他快速增长的闲暇工业,如商品的消费和销售性服务、大众媒介、艺术和体育,国际旅游业必然要涉及人们的活动动机,从而使人们与东道国直接的进行社会交流和作身临其境的体验。这就使得国际旅游业成为兰凡特(Lanfant, 1995: 25)所说的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生活中的,并不断充当全球整合的“传送带”之类的东西。那种认为旅游业也许还发挥了一种日趋增强的影响作用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而这种影响要比其他任何一种全球单一力量大得多。有证据表明,在跨国公司中不得不到海外去工作的员工数量实际上是非常少的。一般情况下,他们只需要较少的人去从事跨国境的、面对面的社会互动,而在技术、资本和“消费者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等被当做中介时,就会看得非常清楚。相比较而言,国际旅游业有一个比其他全球化力量大得多的行动范围,甚至超过了跨国公司所具有的力量。不断增长的文化交流涉及那些连领土边界也无法限制的互动和社会联系。在文化可以通过跨越国境的社会网络而自由共生以及“交错和重叠”的地方,全球化就被培育出来了。为数众多的国际旅游者促进了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的理解以及文化选择的多样性。

“世界体系”与“反一体化”

沃伦斯坦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人们展示了一幅现代化世界的图画(Wallerstein, 1974)。按照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观点,源自系统内部的力量是资本的经济形式。在这个系统中,资本家扮演了一个中心的角色,他们试图通过手中的资本最大可能的聚敛资本以扩大再生产。在当代世界,衡量一个民族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其资本规模以及通过它进行再生产的能力。当然,这里的生产

能力不仅包括了资本的再生产，也包括权力的再生产和各种社会价值再生产的能力和过程。这种资本的“社会核心化”产生了社会“权力中心化”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必然导致与资本的核心角色和超级大国的权力化相对应的其他领域和广大第三世界的“边缘化”的出现和产生。这样，“世界体系理论”出现了一种悖论：一方面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另一方面是世界力量的多元化。权力一旦产生，便会相应的出现抗拒权力的强大力量，这是一种通则。否则权力就失去了制衡。现代旅游既可以看成“世界体系”的一种实践和证实，同时又最大限度地表现、展示其矛盾和悖论的一面。它的“最大的悖论”是其“范式”的“失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仍然相信“世界体系理论”的鼓吹者和倡导者的动机充满“善意”的话，至少当今的旅游产业中那只“看不见的手”明摆着被“发达国家”的资本所操控。国际旅游市场所占的份额足以说明这一点。以1999年为例，在前15位排名中，除中国以外（第九名，占市场份额总数的2.4%），其他都是发达国家，他们所占的国际旅游市场份额高达61.9%^①。不言而喻，这是一个“失衡的”、“不公平”的“世界体系”，是一个滋生“权力”与“霸权”的体系。

当代旅游活动，当我们姑且将其放在“旅游工业”的背景下来看待时，同样出现了显著的“世界体系”和“反一体化”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在旅游工业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无处不在：在涉及现代旅游的基本概念和要素里面，资本实现了它们，特别是在提供物资设备及保障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交通、接待、旅游中介机构等无不需要资本的参与和介入。在欠发达地区存在着许多可以开发的旅游资源，可是迄今为止仍少有游客光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资本的投入。另一方面，世

^① 资料来源：世界旅游组织2001统计报告。